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二十五回 白袍將巧擺龍門陣 唐天子愛慕英雄士

詩曰： 統領英雄到海邊，旗幟蔽日靖風煙。  
君王欲見徵東將，命擺龍門寶陣盤。

那張環便來參見長國公王君可，專等朝廷到來一同下海。等不上四五天，早見前面旗幟密密，號帶飄飄，有長國公王君可，總先鋒張士貴一路迎接下來。朝廷大喜說：「王兄平身。你奉朕旨在此督造戰船，預先完修，是王兄之大功也。隨寡人進城來。」君可口講：「領旨。」尉遲恭傳令五十萬大小三軍，屯紮外教場，三聲炮起，齊齊紮下營盤。朝廷同了眾公爺進城，扎住御營，武將朝參已畢，一一見禮問安。王君可說：「尉遲老元帥，長安秦千歲病體怎麼樣了？」敬德道：「他尚臥床不起，愈覺沉重，所以不能執掌兵權，某家代領兵來的。」王君可說：「他往日受傷，此病難痊。」尉遲恭道：「便是。」茂功說：「如今要選黃道吉日，下船過海。」天子道：「徐先生且慢。朕聽先生說有應夢賢臣在軍中，所以放膽起兵。今下了船到東遼，非同小可。他那裡多有驍將，我這裡有了賢臣，方可以平遼。若無姓薛的小將，這班老將多是衰邁，不能如前日之威風的了，怎能抵敵，如何處置呢？」茂功說：「不妨。張士貴十萬兵中，現有應夢賢臣，請陛下放心。」天子說：「先生又來了，前在陝西行兵到山東，從不聽見說有姓薛的，寡人定是放心不下，怎好落船過海？既是先生說有此人，今張環兵丁現在，待朕降旨宣出，封他一官，好隨寡人下船過海，何等不美？」茂功說：「陛下不知其細，那個應夢賢臣，他還時遲未到，福分未通，近不得主上天子之尊貴，受不得朝廷一命之恩榮。且待他徵東班師，才交時遲，方可受恩。若今陛下就要他近貴，分明反害他性命難保了，豈非到底無人保駕？」朝廷說：「有這等事？既然他福分未到，受不起恩寵，就待後日也罷了。但是如今朕要見他一面，才得放心過海。若不見面，寡人不去徵東了。」茂功說：「要見他一面容易的。萬歲降一道旨意，著元帥三天內要在海灘上擺一座龍門陣，見得賢臣一面了。」朝廷說：「既如此，宣元帥進營。」

尉遲恭正在吩咐槍刀要銳利，隊伍要整齊，勿聽朝廷叫聲：「尉遲王兄，朕要你在海灘上擺一座龍門陣，使寡人看看，限三天擺了來繳旨。」敬德一聽此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說：「陛下，臣從幼不讀書，一字不識，陣圖全然不曉，不要說龍門陣，就是長蛇陣也只得耳聞，不曾眼見。臣只曉得一槍一鞭，那裡曉得擺陣？望陛下另著別將擺罷。」茂功把眼望朝廷一丟，天子心內明白，便假意把龍顏變轉，大喝道：「呔！你做什麼元帥？擺陣用兵乃元帥執掌的常事，怎麼說不曾擺起來？若到東遼，他們要你講究陣圖，你也是這樣講：『我從小不讀詩書，不曉得擺陣？』倘若東遼兵將擺出異樣大陣，你也不點人馬去破，就是這樣敗了不成？決要三天內擺下龍門陣就罷，如若逆旨，以按國法！」敬德勉強領了旨意，踱出御營說：「真正遭他娘的瘟！秦瓊做了一世元帥，從不擺什麼龍門陣，某才掌得兵權，就要難我一難。但不知這龍門陣怎麼擺法？」

心內煩惱，走出營來，卻遇程咬金交身走過，只聽得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「當初隋朝大臣曾擺龍門陣，被我學得精熟。可惜不掌兵權不關我事，不然擺一座在海灘上，也曉得老程的手段。」敬德一一聽得，滿懷歡喜說：「程老千歲，不必遠慮。待本帥作主，點些兵馬在海灘上擺起龍門陣來，顯顯將軍手段如何？」咬金說：「這個使不得。私擺陣圖，皇上要歸罪的。」敬德說：「不瞞將軍說，朝廷方才要本帥三天內擺陣。你自悉知本帥不曾擺陣，只要你提調我擺就是了。」程咬金道：「陛下要元帥擺陣，我又不是元帥，與我什麼相干？龍門陣我是透熟的，擺也不知擺過多少，不要教你。」竟回身去了。

尉遲恭明知他說鬼話，回進營中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說：「左右過來，速傳先鋒張士貴進見。」左右一聲答應：「嘎！」「呔！元帥爺有令，傳先鋒張士貴進營聽令。」張環聞知，連忙到中營說：「元帥爺在上，末將張士貴參見。不知元帥有何將令？」敬德道：「本帥奉旨要擺一座龍門陣。本帥未曾投唐之時，常常擺過，如今投唐之後，從不曾擺，到忘懷了。只記得些影子，故而傳你進營，命汝三天內在海灘上，代本帥擺座龍門大陣前來繳令，快去！」張士貴聽言大驚說：「是。元帥在上，末將陣書也曾看過，多精通的，也有一字長蛇陣，二龍出水陣，天地人三才陣，四門斗底陣，五虎攢羊陣，六子聯芳陣，七星陣，八門金鎖陣，九曜星官陣，十面埋伏陣，這十個算正路陣。除了這十個陣，別樣異陣也有幾個，從來不曾有什麼龍門陣，叫小將怎生擺？」敬德道：「呔！我把你這該死的狗頭，胡言亂語講些什麼？這十陣本帥豈有不知？我如今要擺龍門陣，你怎說沒有？做什麼總管，做什麼先鋒！快擺龍門陣論功升賞，若再在此逆令，左右看刀伺候！」

一聲吩咐，兩旁答應：「嘎！」「是！」嚇得張環魂飛魄散說：「待末將去擺來。」只得沒奈何走出中營。

來到自己營中說：「不好了，真正該死該死。」那四子一婿見說大驚道：「爹爹，為什麼方才元帥傳去？有何令旨？」張環說：「噯，我的兒，不要講起。我陣書也不知看了多多少少，從來沒有什麼龍門大陣。這元帥偏偏限為父的三天內，要在海灘上擺一座龍門陣。我兒，你可曉得龍門陣怎樣擺法？」志龍道：「孩兒陣書也只當熟透的，不曾見有什麼龍門陣，爹爹就該對元帥說了。」張環道：「我豈不知回說？他就大怒起來。如若逆令不擺，他就要把為父處斬。難道我不要性命的？所以不敢不遵，奉令出來的。這龍門陣如何擺法？」四子道：「這便怎麼處？」何宗憲叫聲：「岳父，我想元帥也不曾擺的，故此要岳父擺。不如就將一字長蛇陣擺了，裝了四足，當做龍門陣如何？」士貴大喜說：「賢婿之言有理。左右過來，傳令三軍披掛整齊，出城聽調。」左右一聲：「得令。」就把軍令傳下去。十萬兵馬明盔明甲，整齊擺開隊伍，統出兵來。父子女婿六人，竟到海灘，一隊隊擺了一字長蛇陣，裝出四足五爪，略略象龍模樣。張士貴大悅，命志龍與何宗憲在內領隊，自己忙進城來到中營，稟上元帥說：「末將奉令前去，龍門陣已擺完備，請元帥去看陣。」尉遲恭說：「果然擺完了麼？帶馬過來。」左右答應，牽過馬匹，元帥上馬，張環在前。

張環走出城來在海灘上，道：「元帥，喏，這龍門陣，可是這樣擺法？」

敬德是黑漆皮燈籠，胸中不識一字的，假做精明在道的一般望去，一看說：「不差，正是這樣的影子。算在你的功勞，待本帥去繳旨。」尉遲恭回進城來，忙到御營說：「陛下，臣奉旨前去，不到三天，已擺完了這座龍門陣，前來繳旨。」朝廷說：「既擺了龍門陣，徐先生快同寡人去看。」茂功同了天子上馬，出城來到海灘。程咬金也隨來一看，暗想：「這座龍門陣原來是這樣一個擺法的，待我記在此，也學做能人。」那朝廷一見說：「尉遲王兄，這陣可行得動的麼？」敬德道：「行得動的。」就吩咐張士貴行起陣來。

張環一聲傳令，陣中炮響一聲，何宗憲領了頭陣，照樣長蛇陣行動一般。天子叫聲：「先生，這夢內賢臣在何處？那個就是指與朕看。」茂功說：「陛下看看，看像是龍門陣否？若像是龍門陣，才可見有應夢賢臣。」茂功說了這兩句話，朝廷當心一看，況且向來督兵過的，這十陣書皆明白，方才一心要看應夢賢臣，所以不當心去看看陣圖，如今當心一看，明曉是長蛇陣，同了徐茂功回馬就走。

尉遲恭不解其意，也轉身進城，來到御營下馬，叫聲：「陛下，臣擺此陣如何？」朝廷大怒，喝道：「呔！朕要你擺龍門陣的，怎麼擺這什麼陣來哄騙寡人？又不是一字長蛇陣，又不像龍門陣，倒像四腳蛇陣。」敬德說：「啊呀陛下，這個是龍門陣。」朝廷說：「呔，還要講是龍門陣麼？這分明一字長蛇陣，將來擺了四足，弄得來陣又不像陣，兵又不像兵，這樣匹夫做什麼元帥？降朕旨意，綁出營門梟首！」敬德著忙：「阿呀萬歲，恕臣之罪。這陣不是臣擺的，是先鋒張環擺的。」茂功在旁笑道：「元帥，你分明被張環哄了。這是長蛇陣，你快去要他擺過。」尉遲恭道：「是。」連忙回身來至中營說：「左右過來，傳總管張環！」左右一聲答應，出營說道：「呔！元帥爺有令，傳先鋒張士貴進來聽令。」張環連忙答應道：「是。」行入中營，叫聲：「元帥，龍門陣可擺得像麼？」敬德大怒道：「我把你這賊子砍死的。到底你擺的是什麼陣？」張士貴回說：「元帥不差的，這是龍門陣。」

敬德道：「呔，還要強辨！哄那一個！本帥方才一時眼昏，看不明白，想起來分明是一字長蛇陣。」張環道：「元帥，實在沒有這個龍門陣，叫末將怎樣擺法？所以把長蛇陣添了四足，望元帥詳察。」敬德說：「亂講！如今偏要擺龍門陣，快去重擺過來，饒你狗命，違令斬首。」張環無法，只得答應道：「是，待末將重去擺來。」

出了中營，上馬飛奔海灘。抬頭一看，還在那裡行長蛇陣。喝道：「畜生，收了陣快來見我。」四子一婿連忙收了陣圖，來至營中說：「爹爹，龍門陣是我們的功勞，為什麼爹爹到生起煩惱來？」張環道：「呔，畜生！什麼功勞不功勞，難道他們不生眼珠的麼？你把長蛇陣去哄他，如今元帥看出，十分大怒，險些送了性命。再三哀求，保得性命，如今原要擺過。有什麼功勞？這便卻怎處？」何宗憲叫聲：「岳父，我看薛禮到是能人，傳他來與他商議，擺得來也未可知。」張環道：「賢婿之言有理。中軍過來，速傳頭軍薛禮進營聽令。」中軍答應，傳來說：「薛禮，大老爺傳你。」薛仁貴奉令進見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人薛禮叩頭。」張環說：「薛禮，你如今已有二功，再立一功就可贖罪了。今陛下要擺龍門陣，故此傳你進來。你可知此陣圖？速即前去擺來，其功非小。」仁貴說：「龍門陣書上也曾看過，但年遠有些忘懷，待小人去翻出兵書，看明擺便了。」張士貴聽言大喜說：「既如此，快去看來。」仁貴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回到前鋒營內，擺了香案，供好天書，跪倒塵埃，拜了二十四拜說：「玄女天聖在上，弟子薛禮奉旨擺龍門陣，但未知龍門陣如何擺法，拜求大聖指教。」薛禮禱告已完，立起身來，拿下天書揭開一看，果然上有龍門陣圖的樣式，有許多細字一一標明。

薛禮看罷，藏好天書，來至大營說：「大老爺，那龍門陣其大無比，十分難擺，更且煩難，要七十萬人馬方能件件完全。小人想最少也要七萬人，方可擺得。」張環道：「果有此陣麼？既如此，待我統兵七萬與你，可替本總小小擺一座罷。」薛禮一聲答應說：「小人還求大老爺，在海灘高搭一座將台，小人要在上邊調用隊伍，猶恐眾兵不服，如之奈何？」士貴說：「不妨。本總有斬軍劍一口，你拿去，如若不服聽調，就按兵法。」仁貴道：「多謝大老爺。」接了軍劍一口，竟到前鋒營莊肅整齊。士貴下令要靠山朝海高搭一台，點齊七萬人馬，明盔亮甲。薛禮來到海灘說：「大老爺，還要搭一座龍門。」士貴傳下軍令豎好龍門。仁貴道：「小人多多有罪，求大老爺在此安候。」張環說：「自然本總要在此聽調。」仁貴走上將台，把旗搖動擺將起來。薛仁貴第一通掌兵權，誰敢不服？多來聽候軍令。那薛仁貴當下吩咐：這一隊在東，那一隊在西，大老爺怎麼長，大老爺怎麼短，四子一婿多來聽調，上南落北不敢有違一回，張總兵反被火頭軍調來調去，不上半天功夫擺完了。張環心中大喜說：「看這薛禮不出，果然是個能人。你看此陣圖，果然原像一座龍門陣，活像龍在那龍門內要探出探進的意思。」只見仁貴下將台，把黃龍行動泛出龍門，多用黃旗，乃是一條黃龍。

張士貴忙進城，來到中營說：「元帥在上，那座龍門陣今已擺好在海灘上了，特請元帥去看陣。」尉遲恭道：「既然擺好在那裡，你先去，待本帥同駕便前來便了。」張士貴答應，先往城外等候。敬德來至御營，同了天子、軍師一齊上馬來到海灘。朝廷坐在龍旗底下，望去一看，但見此陣：旗幡五彩按三才，劍戟刀槍四面排。方天畫戟為龍角，拂地黃旗鱗甲開。數對銀槍作龍尾，一面金鑼龍腹排，千口大刀為龍爪，兩個銀錘當眼開。

朝廷大喜說：「果然活龍活現，這才是座龍門陣。」便叫：「徐先生，龍門陣雖然擺就，這應夢賢臣是那一個？」茂功道：「陛下降旨把龍門陣行動，就可見應夢賢臣了。」朝廷大悅說：「既如此，降朕旨意，把陣圖行動起來。」

「嘎！」下邊一聲答應。陣心內走出一起，仁貴領了隊伍從出，龍門裡面人馬，圈出外邊兜將轉來；仁貴撤下黃龍，又把青旗一搖，陣裡邊多用青旗，又變了一條青龍了。茂功道：「陛下哪，那，那走轉來執青旗的那一個穿白小將，就是應夢賢臣了。」朝廷睜眼一看，說：「果然是！分明與夢內一般面貌，活像！」又在陣心內去了。如今又走轉來了，手內又執白旗，多換了白旗，又一條白龍了。少停，手執紅旗，又變了紅龍了。天子好不歡喜說：「這個領陣小將，果然是個能人。降朕旨意，收了陣罷。」張環傳令下去，仁貴一一調開，散了龍門陣圖。朝廷同軍師自回御營，稱贊仁貴之能。

張環收兵進城，將人馬扎住說：「薛禮，你擺陣圖其功非小，待本總記在功勞簿上，少不得奉達朝廷，出你之罪。我大老爺先賞你十斤肉、五罐酒，你拿去罷。」仁貴道：「是，多謝大老爺厚賜。」仁貴領了酒肉回到前營來，就端正起來，擺開桌子，弟兄五人飲酒作樂，我且不表。

單講張士貴進入中營，叫聲：「元帥，此陣可擺得是麼？」敬德大悅說：「這個陣擺得好，才是個龍門陣。原算將軍之功，待本帥記在此。」就將功簿展在桌上。要曉得尉遲乃是寫不了字的，提起筆來豎了一條紅槓子，算為一功。張環又說：「元帥在上，狗婿何宗憲前日行兵天蓋山，活擒草寇董達，探地穴，也是狗婿微功。」敬德說：「既有三功，並記在上面。」也豎了兩條槓子，將功簿收藏好了。張環大悅，回到營中說：「賢婿，方才元帥都上了你的功勞了。」宗憲道：「多謝岳父費心。」按下不表張環冒功之事，單講御營天子說：「徐先生，朕看這應夢賢臣在內領陣，一定是：武略高強兵法好，雄威服眾有才能。」